



最酷 超短 悬念小说

THE BEST SHORT MYSTERY STORIES

悬疑大师奉献世界最短的悬念小说
本书作家荣获爱伦坡奖和阿加莎奖

[美] 罗伯特·伯纳德 等著 吴妍妍 等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THE BEST SHORT MYSTERY STORIES

最酷超短 悬念小说

[美] 罗伯特·伯纳德 等著
吴妍妍 等译
阿蓉 选编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酷超短悬念小说/ (美) 伯纳德等著; 吴妍妍等译; 阿蓉选编.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80195-819-8

I. 最… II. ①伯…②吴…③阿…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6487 号

最酷超短悬念小说

作 者 [美] 罗伯特·伯纳德 等著 吴妍妍 等译 阿蓉 选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邮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70 × 980 毫米 20 开
印 张 15 印张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95-819-8/I · 413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讹诈是一种老套的犯罪手段，但是如今仍然有人对它“爱不释手”。一个有家室的男人，偶然遇到了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他鬼使神差般地跟这个女人进入了一家酒店，他已不记得是否发生过一夜情……之后，一个恐怖的手机电话，打破了他平静富足的生活：如果不按照手机的提示，把现金放到指定地点，那么他的家庭、名誉都将毁于一旦……但是，罪恶远不止于此，他不仅要付钱，还要卷入这个罪恶的链条……

你能将别人吓得灵魂出窍吗？刚被保释出来的达仁偶然看到了这么一条招聘广告。为了得到这份非比寻常的工作，达仁来到了面试城堡。令人意外的是屋子里空无一人，雇主麦尔切特好像消失了一般。满腹疑窦的达仁发现了桌上放着一封奇怪的信。信里面有三样东西：写着麦尔切特夫人的心脏健康报告的保险单，一位女性的照片以及500美金……

抢劫银行的劫匪被突然爆发的报警铃声吓得乱了方寸，戴尔情急之中拉来一个猥琐的小个子男人充当人质。劫匪一行人带着赃款慌乱逃窜，在人质的建议下，劫匪躲到人质的家中。人质奉上简单的大餐，还配上了红酒，劫匪酒足饭饱后，人质让出自己的房间让劫匪呼呼大睡。第二天清晨，当劫匪杰克拿着刚刚出版的晨报，读着抢劫银行的消息时，仔细玩味中，似乎明白了人质的角色……

一位神秘男子向成功的商界人士马丁推销一种特殊服务。这种服务可以帮助马丁在升职的竞争中将对对手置于死地，最终出局。马丁内心涌动着对这个职位的渴望，他对这种服务动心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在接触这个神秘男子之时，他已经走入了竞争对手布下的陷阱……

责任编辑：贺 宁

责任校对：艾 妮

装帧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工作室 010-62015184
gongzhen2910@yahoo.com.cn

飞旋的快感(代序)

众多的文学作品样式中,最惹人喜爱的要数悬念小说了。而短篇悬念小说又是悬念小说之最,受到众多读者的追捧,年轻读者更是喜爱有加。其优势在于篇幅精悍,情节性强,展现的故事多种多样,光怪陆离,强烈的惊悚体验瞬间把紧张的情绪推向极致。我们在这本小书中,奉献给大家的是比一般的短篇还要短的小说,我们叫它“超短悬念小说”。短的只有几千字,长的不过万把字。在繁忙的二十一世纪,再没有比短篇悬念小说这样的文学样式,更适合读者阅读了,因为它是一种最好、最简单、最廉价的消遣品。

悬念小说是一种非常难写的小说,要写得超短,则难上加难,的确是在考验作家的功夫。用“凤头”“猪肚”“豹尾”三个词作为短篇小说的创作要领,恰如其分。但是如果把这样的创作理念移师悬念小说创作,恐怕还远远不够。要知道悬念小说是靠情节来支撑的,强调的是对故事的想象力,是信息量的传达,是体现有限篇幅内结构张力的大开大和。作家要用怎样的脑力,花怎样的心思,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讲述一个由于嫉妒、仇恨、贪婪、欲望、愤怒等等原因而引发的完整的谋杀故事呢?在我们刚刚选编完的这本书中,展现了作家这方面的才能。他们不仅仅做到了一个“短”字,而且在创作流向上表现了新的趋势,比传统的悬念小说有了很大的改观。作家的兴奋点并不在于铺陈血腥的场面、残忍的杀人手段,抑或是犯罪动因;也不急于打开“是谁干的”、“何时会干”这根无法放弃的阅读链条,而是在智慧二字上做文章。无论这个“智慧”是颁发给凶手的,还是正义的形象。

传统的悬念小说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节:有人惨遭谋杀,凶手则逃之夭夭;疯狂的连环杀手作案累累却难以绳之以法;行凶者见财起意;或企图掩盖其见不得人的丑恶行径,于是铤而走险……在我们所选的小说中,这样的情节已经不是小说叙述的主体,更多的则是与现实社会、现实生活的交融。

于是,我们看到了经济高度发展下的社会图画,看到了来自各方的生活压力所繁衍出的种种罪恶。小说用精彩的故事、丰富的信息量、超乎寻常的想象力,讲述了社会各个层面发生的案件和惊心动魄、匪夷所思的犯罪;也讲述了沉重的压力下,居住在狭窄空间中的人们所产生的心理变异。另一方面,小说选材刁钻,使得故事诡异耐读。例如在《罪恶之链》中,一个男人偶遇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自此极为愚蠢地落入一个犯罪集团设置的圈套,他面临的选择是:不服从指令就会事业破产、家庭离散。情况非常严峻,他将要做出怎样的选择?在《危情服务》中,一名神秘男子向马丁推销一种“危情服务”,可以替马丁铲除公司里的竞争对手,结果马丁却陷入“危情服务”铺设的陷阱之中;《空缺的“魔鬼”职位》讲述了一个怪怪的故事:你能将别人吓得灵魂出窍吗?刚被保释出来的达仁偶然看到了这么一条招聘广告。为了得到这份非比寻常的工作,达仁来到了面试城堡。令人意外的是屋子里空无一人,雇主麦尔切特好像消失了一般。满腹疑窦的达仁发现了桌上放着一封奇怪的信。信里面有三样东西:写着麦尔切特夫人的心脏健康报告的保险单,一位女性的照片以及 500 美金;《鸽子》虽然写得很传统,但是却展示了一种非常奇特的转运银行劫款的手段,当然,最终正义会战胜邪恶。

本书所选作者都是非常有成就的悬念小说家,世界闻名。如约瑟夫·莫宁格、唐纳德·奥尔森、罗伯特·伯纳德、尼尔·斯科菲尔德等等,他们都获得过“爱伦坡奖”、“安东尼奖”或“阿加莎侦探小说奖”。悬念小说虽然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但由于它的不断创新,题材日新月异,佳作不断涌现,使其依然风靡全球,形成极为固定的读者群和不同风格的读书俱乐部。

缘于众多读者喜爱我们的悬念小说,特此遴选出这部超短悬念小说集,以飨与我们有共同爱好的读者。这是目前唯一的一本超短悬念小说选本。由于小说精短,没有人会吝惜时间,总会一口气读完,酣畅淋漓地享受阅读快感。

希望悬念的空灵带给你几许快乐!也祝愿大家新的一年收获多多!

阿 蓉

2007 年岁末 于书斋

目录

- {1} 一、罪恶之链
- {9} 二、女 鬼
- {17} 三、错误的选择
- {26} 四、沉默的伙伴
- {40} 五、空缺的“魔鬼”职位
- {48} 六、人 质
- {66} 七、泪珠耳坠
- {82} 八、危情服务
- {102} 九、最后一个死去的人
- {108} 十、菠萝地里的谋杀案
- {123} 十一、白 猪
- {133} 十二、袋子老爸
- {144} 十三、贵妇的谎言
- {151} 十四、红色梅赛德斯
- {163} 十五、一日辛劳
- {173} 十六、八哥鸟
- {178} 十七、比赛获胜
- {183} 十八、机会之窗
- {186} 十九、蜜汁酒
- {194} 二十、绝代佳人
- {209} 二十一、鸽 子

{ 225 } 二十二、第十三张牌

{ 240 } 二十三、一块方糖

{ 244 } 二十四、绞刑吏的美丽女儿

{ 250 } 二十五、最后一招

{ 262 } 二十六、荒郊谋杀案

{ 271 } 二十七、渐趋死亡

{ 278 } 二十八、失踪之谜

一、罪恶之链

[美] 埃恩·罗文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杰克逊先生。”那个声音说。

杰克逊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他选择了沉默。虽然他期待的是一个沙哑、令人恐惧的男人声音。要么就是那女的本人打来，反正不是这个奇怪、干涩而彬彬有礼的声音。

“听着，首先如果你把警察牵扯进来，或者想要跟踪我，那么所有的照片都会在第一时间呈现在你太太面前。在我们继续之前你必须明白这一点。你知道吗，杰克逊先生？”

“我——是的。你看，我不管你是谁，我只是想落实——”

“安静。你听着。如果你去找警察，照片就会被送到你太太那里；如果你试图跟踪我，照片也会被送到你太太那里；如果你雇人调查我们的会议，照片还是会被送到你太太那里，你知道吗？”

“是的。”她很紧张，杰克逊这么认为，我能从她的声音里听出来，她很紧张。听上去她像是在照本宣科。

“好的。我们还有十二张照片。你会在我们的合约结束时拿回所有的照片，包括底片。我们没有加印照片，而且——”

“多少钱？”

“杰克逊先生，如果你再打断我的话，我就会挂机，我们之间的合约也到此为止。你清楚吗？”

“是的。”

“我们没有加印照片，而且合约一旦完成，我们就不再跟你联系。你现在手上有四张照片，足以证明这不是一场骗局。记住，不要牵扯任何第三方。”

我会牵扯进第三方的，杰克逊想。只要我拿回所有的照片，我就会去找你和你幕后的人。等我找到你以后，我会付更多的钱让人打断你的腿。

“你明白吗？”

“是的。”

“你必须照指示去做。周三上午十点钟,到火车站旁的史密斯分店外的那个电话亭去。带上五千英镑。”

“但是我没办法弄到——”女人已经离开了,电话里传来嘟嘟的声音,直到杰克逊挂上了听筒。他有办法弄到五千英镑。他自己的私人账户上有他为了给朱丽亚一个结婚周年纪念的惊喜而存的钱:复活节时去马耳他;他也可以从信用卡里预借一些现金。他能搞到钱,但是他该这么做吗?

他坐在电话旁的椅子上,手里反复把玩着一只马尼拉纸的信封。这只信封怎么看都没什么特别的。可以装进一叠对折的 A4 纸,也可以直接塞进邮筒。它是大批量生产的,上面没有任何标记,只是上百万只信封中很普通的一只。里面有四张黑白照片,再也没有别的。一张是他坐在酒吧里,正在开怀大笑;第二张是在一间小房间里拍的,地灯的光线撒在一张床上,杰克逊坐在那里,头往后扭,眼睛紧闭着,一个女人的长发遮住了他的一部分身体;第三张照片里女人还是若隐若现,她的大部分身体都被他的背影挡住了,他苍白的肤色在照片的灰色基调下更加白得耀眼;最后一张是在户外的日光下拍的,上面是一个年长的女人正拎着一只公文包向大楼的拱门走去,这次没有避开她的脸,这是朱丽亚去上班的时候拍的。这些畜生。

那是四周以前——他记得,整整四周。四周和一百五十英里。他本来不想在会议室里待通宵的,但是他的头疼病犯了,而且他知道一天开两次长途车只会使头疼加重。公司会付钱,旅馆也会很舒服,他也可以放松一下,吃顿晚饭,喝点啤酒。他是在喝完第三杯酒之后开始注意到她的。她坐在他身边的桌子旁,打量着自己手中的酒,看起来有些焦躁不安。杰克逊的目光穿过报纸注视着她,欣赏着她扭动身体的样子,不断观察她那因为喝酒而湿漉漉的嘴唇。那个女人看了看手表,再环顾一下酒吧,然后又看看手表,看看门,接着很快喝一口酒,又第三次看手表。傻瓜,杰克逊这么想。不管那个放她鸽子的人是谁,他准是个傻瓜。他又一次注视着她,然后尴尬地把目光投向别处。她也在注视着他。或许是她留意到他关注的目光,还有当她坐在椅子上扭动身体时,他那醉心于她裙子里玲珑曲线的目光。看来他得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万一她男朋友出现的话,又被她告上一状,那就麻烦了。实际上,如果她男朋友真的出现了,杰克逊想,他就直接回房间了。在酒吧里除了女人没别的可关注的,即使不关注她,他也会躺在床上看有线电视频道,而且也是成人频道。哦,见鬼,她走过来了。杰克逊合上报纸,一旦出现窘境,他立马开溜。

“你好。”女人说。近距离看她，杰克逊觉得她比之前猜测的要年轻。
“很抱歉打扰你。”

“没，没，没什么。”杰克逊说。她不会对他大喊大叫了。

“请问一下，这时间对吗？”她冲他抬起手腕。他想象着去亲吻这馨香的肌肤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不过想象归想象，他只是看了看她的手表，然后又看了看自己的。

“嗯，如果你的手表坏了，那我的也是了。”

“噢，很好，很好。不好意思，你的手表没坏。”

“那就行。等的人没来？”

“是我的错。我应该早就知道的，请相信我，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这会是最后一次。”她转身想要离开，杰克逊周围的空气里弥漫着她的香水味，还有她衣服的气味以及温热的肌肤所混合的味道。她很快就要走了。

“嗯，既然你在这儿，我能不能请你喝一杯呢？弥补一下你浪费的时间可以吗？”杰克逊的语气近乎谄媚。这要求听起来那么直接，那么老套，他已经做好会被严词拒绝的准备了。女人站住了，转过身，又很快地看了一眼手表。然后她把钱包和移动电话放在桌子上，拉了把椅子坐下，一切就此开始。

一杯酒渐渐延续成好几杯，杰克逊已经完全被酒精和欲望冲昏了头脑。她大笑的样子，她把前额的头发轻轻捋开的动作，她强调什么时，把手放在他手上的举动，以及两手相触时她那热得几乎发烫的肌肤；所有的一切都深深诱惑着他。她——她说她的名字叫爱玛——提到了自己的公寓，离旅馆不远，而且说她要走回去，杰克逊马上献殷勤地提出要送她回去。

“我正希望你这么说，”她说，声音很低沉，“我不喜欢旅馆的房间，太不温馨了。”杰克逊顿时感到一阵幸福的晕眩，就像是猛地站起身来的感觉。他们俩开始还是并肩走，后来就变成她靠在他身上，双手穿过他的衣服抱着他的腰。她带着他走到一排全是维多利亚式大宅的路上，每一栋房子的门边都有四只以上的门铃。他们在最后一栋房子前停了下来，他停了下来，诱惑和不安令他有些迟疑。她踮起脚送上自己的香吻。她的吻散发着酒精和橙子的味道。接着他们穿过大门，走上灯光昏暗的楼梯，躺在了她冰冷的白色床单上。

白色床单，就像一块帆布。她坚持要开着顶灯，这是为了满足拍照的需要，她的身形轮廓可以从床单上映出来。现在回想起来，杰克逊不知道照相

机是藏在哪儿的。他只是隐约记得远处的那堵墙上有些架子，摆放着一大堆装饰品，而房间别处都是空荡荡的。他怎么会这么笨？怎么会？十六张照片。还有十二张在人家手里。十二张小的，拍摄效果很差的照片成了他和婚姻的阻碍。

一个阴沉寒冷的早晨，十点缺两分，电话亭里的女人似乎没有挂电话的迹象。杰克逊在电话亭外踱来踱去，望着超大个的海鸥在马路上昂首漫步，而那些鸽子却蜷缩在二楼窗台的角落里。他一分钟看了四次手表，然后又怒气冲冲地看着电话亭里的女人。她面无表情地看了看他，又转过身去。电话顶上放着一堆零钱。杰克逊可以断定，他根本就进不了这个电话亭，也许他只能站在这里，直到有人悄悄地来到他身边问他“有没有带包裹来”。他环顾四周，观察着那些一早就出来购物的顾客。不止他，就连路过商店橱窗的老妇人都要走两步回头看一看。难道是她，那个正向他走过来的女人？不对，她的孩子从她身后的拐角处冲出来，挥舞着双手，直接朝着海鸥奔去。也许是这个正缓步从车站走来的衣着体面的女人。打电话来的女人的口音和那种着装很相配。她为什么走得这么慢？她是在看他吗，还是仅仅因为他在注视着她？注视女人会让他想到那些事——电话突然响了。

他奔过去，发现电话亭里已经没人了。那个带了一大把硬币的女人肯定刚走，因为他能看见她匆匆远去的身影。他拉开门，还没等整个身体全部进入电话亭，他就迫不及待地抓起话筒。

“喂？”电话那头没有应答，只听见电话线的嘶嘶声和外面孩子们的喧哗声。千万别是打错电话呀，杰克逊想。

“杰克逊先生，接完电话，挂好话筒，然后走到火车站那里的一只桶边。里面有一只蓝色的塑料袋。拿走它，随便去哪儿。别在那儿逗留，也别往里面看，只管走。”

杰克逊还没来得及回答，电话就挂断了。他挂上听筒，朝火车站走去。刚好有一列火车进站，许多人从车门里涌出，来到大街上，把那个垃圾桶围了个水泄不通。一些人往城里走，而另一些则朝反方向走去。杰克逊走到垃圾桶前，犹豫了一下，总觉得有点别扭。如果别人看见他像个老乞丐似的翻垃圾怎么办？对他来说，被人看见翻垃圾所受到的耻辱总比老婆当场提出离婚要少，他径直走了过去，在垃圾桶里翻了翻，找到了那个购物袋。袋子很轻，基本是空的，虽然袋子的底部黏着什么东西。他按照指示走开，也不清楚自己是否被人监视着。他提着袋子走过火车站，经过一家体育用品

商店和一家比萨店,然后拐进了一条小路。

“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刚响了几个音阶,杰克逊就跳了起来,把手伸进包里,拿出了手机。

“很好,”女人的声音说,“现在听好了。回到镇上。坐七号公车到海边。在码头边的车站下车,然后等着。明白了吗?”

“好的。”杰克逊说。

“你带钱了吗?”

“是的。”

“全都带齐了?”

“是的。”

“你跟什么人说起过这件事吗?”

“没有。”

“有人跟踪你吗?”

“没有——我是说,我认为没有——我的意思是,我没跟别人说过。”

“很好。去坐车吧。”

电话连线又中断了。

杰克逊在街上站了一会儿。他低头看了看电话,仿佛这么注视着它会发现幕后的指使,发现关于这个阴谋的每一个细节,还有为什么他们会选中他的原因。他想到了直接走向警察局,坦白整件令人难堪的事,然后把手机交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处理这件事——悄无声息,包围那个坏蛋,然后把照片还给他。他转念想到这样做会失去朱丽亚——中老年的孤独、工作职位的丢失……五千英镑看起来似乎不值这么多。手机是个便宜货,随便谁都能买得起,如果用现金支付就无迹可查,无处可寻。对他而言,打给他的电话号码会保存在手机里,但是他知道那个电话也会是匿名的,不能提供任何线索给他。他把手机放进衣服口袋里,然后朝公车站走去。这时天上开始下起了蒙蒙细雨。

公交车门嘎吱一下打开了,杰克逊快速穿过人行道,躲到了娱乐中心入口的雨篷底下。中心已经关门了,投币机器里的便士撒了一地,空中冰球游戏也在等待着夏季的来临。雨下大了,杰克逊不得不眯着眼睛观察四周。海面上来的阵风把雨点吹到了他的脸上。旁边只有几个人。一个穿着紫色夹克衫的身影走入风中。一个老者骑着一辆老式自行车慢慢经过杰克逊身边,一只毛发粗硬的小猎狗从车把中间的车篮里露了出来。杰克逊的面前

是插入海水中钢铁般的深色混凝土码头。码头的尽头有个穿着油布雨衣的人一动不动地站在渔竿旁,注视着投入滚滚波涛中的那根看不见的尼龙绳。杰克逊尽量往入口的里面站,一只手放在衣服口袋里,攥着手机,等待着,等待着。

度过了又寒冷又潮湿的半小时之后,手机响了。又是那个女人。杰克逊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张面孔:苍白年轻的美貌变成了成熟优雅的面容,浅黄色的卷发披散在长长的脖颈周围。这绝不是一张勒索犯的脸。

“你把钱带来了?”

“嗯,我一小时前就带来了,我差点就丢了——”

“闭嘴。你把钱带来了?”

“是的。”

“穿过马路,走到码头上。沿着墙壁向左手边走。墙边有一排小的蓝色垃圾桶。走到第三个垃圾桶前,停下来把钱扔进去。不要犹豫。不要四处张望。不要跟别人说话。把钱扔进垃圾桶之后,转身走下码头,沿着向市中心方向的那条路走,就是你乘公交车过来的那条路。一直走到邮局的小酒店,然后你就可以坐车回城。你把钱放进垃圾桶里以后,马上就走,不要回头看。不要回头看,也不要停下脚步。你明白吗?”

“我什么时候能拿回照片?”

电话又中断了。杰克逊低头看着手机。也许这只是手机网络的问题。他用手指按着按钮,想找到打过来的那个号码。号码已经被删除了。电话铃又响了。

“听着。在我让你说话之前别吭声。”

杰克逊点点头,然后才意识到电话里的人是看不见他的。或者也许他们能看见。他还是决定保持安静。

“别回头看,别停下脚步。你明白吗?”

“是的。”杰克逊说。

“我会再打给你的。”

“可是我的——”杰克逊凝视着手中的电话,然后把它放回口袋,穿过马路朝码头走去。

“下车。”女人说。

“可我才刚上车,”杰克逊说,“我是照你说的做的。”

“下车。原路返回。你的十张照片和最后的指示都在你刚才放钱的那

个垃圾桶里。”

“十张？什么意思？一共有十二张。你说过我能拿回所有的照片的。”

“你会拿到的。别担心，杰克逊先生。就快结束了。”

她现在的声音开始有了些许变化。

“我没办法弄到更多的钱了，你找我要五千，而且那是——”

“不会再跟钱有关系了。”女人说，杰克逊觉得从她的声音里听到了一丝宽慰。“他们不想再要什么钱了。只要按照指示去做，你就能拿回最后两张照片。相信我这点，杰克逊先生。”

“相信你？你讹诈了我五千英镑，还指望我相信你？”

“对不起，杰克逊先生。我非常了解你现在的心情。你会明白的。再见。”电话挂断了。杰克逊边穿过通道边向司机示意，他告诉司机自己觉得不舒服，想马上下车。他向海边走去。

当他来到码头的时候，那个孤单的钓鱼者已经离开了。杰克逊猜想着可能就是这个人收拾起自己的钓鱼装备，从码头那端走过来，在垃圾桶前稍加停留，然后带着五千英镑朝他的车子走去。照片会在那里吗？杰克逊想，这是事情的关键。会在那儿吗？

照片在那里。十张照片和十张底片，放在一只棕色的信封里，外面套着另一只塑料购物袋。里面还有第二只大信封，用棉纱线缠着，信封里面有样东西在滑来滑去，而且还有那么点儿分量。杰克逊把塑料袋卷了起来，夹在胳膊下面，沿着海边那条路走。

在路的拐角处有家破旧的咖啡馆。里面几乎没什么人，只有几个退休的老人一边端着不相配的陶瓷杯喝着茶，一边凝望着窗外。杰克逊买了杯咖啡，尽量坐得远离别人，然后打开塑料袋。他从第一个信封内抽出照片。除了看到他自己，他还感受到回忆当时场景的兴奋之情。别傻了，他想，这些都是要烧掉的，而不是用来昭告天下的。不管怎么说，她真是漂亮。他小心翼翼地装好信封，又打开了第二只。

他的第一反应是，哦，不，他们拍的不止这几张。他又仔细看了看，才发现虽然是同一个女人——这次显得比较白，没有那几张那么暗——但是那个男人却不是自己，房间也不是同一间。一共有十五张照片，其中一张是另一个女人，推着一辆儿童车。里面还有一张被折叠的纸。杰克逊展开信纸。最上方是那个男人的姓名和地址，一个电话号码。下面是指示、日期和时间。这种格式让他觉得很熟悉。信的最后要杰克逊打最后一个电话，要他

到为了纪念阿尔弗雷德·帕克尔而建造的那座公园去,去公园里长凳旁的垃圾桶里取钱,然后等待电话指示,告诉他该把钱扔到哪里。他做完这些以后,他就会收到最后两张照片和底片。信末的附言里警告他,如果他没有遵照这些去做,那么最后两张照片会被寄到他太太那里。信里指出,只要他打了电话,他就会成为这个连环阴谋的从犯之一,所以他最好听从信中的指示,记得保留两张那个男人的照片,直到他得到指示才可以寄出。到那时候所有的指示就会告一段落,他也会忘记这一切。不会再有人联系他。信封的底部放着一只廉价的手机。

“畜生,”他说,“畜生。”

但杰克逊还是带着塑料袋离开了咖啡店,并且乘上了进城的公交车。他到了邮局,买了张邮票和一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信封。可以装进一叠对折的 A4 纸,也可以直接塞进邮筒。它是大批量生产的,上面没有任何标记,只是上百万只信封中很普通的一只。